

老師父的話 浮生

護法諸天

燈明寺後園中，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，數個小孩在旁玩耍。一隻狗兒走過，被一個小孩抓著尾巴，發出吠叫聲。老師父喝止小孩道：「這是護法之一，專門看護佛寺，不要小看牠，但這燈明寺由牠守護，燈明寺的前身大慧寺也由牠守護呢！牠已見證及參予兩代佛寺的興替。牠父母終身守護大慧寺，得享長壽，據說牠的祖父母也是護法，看管佛寺呢，但年代久遠，我所知不多，可是牠父母的一生，我卻很清楚。雖如此說，牠父母如何到來，則無從稽考，聽大慧寺中人說，牠們都是化生到來的。從小在寺外巡遊，監察著外圍，極少進入寺內打擾寺中人，也極少讓人接近撫摸。寺外的蛇、野豬、老鼠、昆虫，甚至盜賊都曾栽在牠們手裡。寺中俱是老弱婦孺，卻從不担心安危，就是半夜有急病或危難，牠們總能快速找到人來幫忙。寺中住眾雖時多時少，外圍這些護法數目竟能自動調節。有由父「爸爸」及母「汪汪」生育的；有無故從外來的；有外人到來托放的。要走的時候有被捉狗隊捕去的；有被捉去宰殺的；有被領養的；有被「爸爸」及「汪汪」趕走的；更有無故失蹤的。方丈說牠們皆已升天。

每天早晚課牠們必伸直前腿，俯伏在大殿外，功課完畢後總在眾人出來前離去，不會阻礙驚嚇會眾。寺中出家人出外或回來，一定見到牠們迎來送往至大路前。」

「那牠們在那裡吃喝、睡覺呢？」一個小孩天真地問。

「牠們住在那裡！」老師父遙指寺前的小山丘道：「就在那棵小樹下，每天總有些鄉人或清潔工人將食物及水拿來餵飼，附近一個老居士暗地裡護持牠們，若沒有人送食或有人要傷害牠們，他定出來協助保護。甚至幫牠們做絕育手術，以免其他狗隻來騷擾，也免牠們為青春煩躁，或過度繁殖。因此，牠們一點不會侵損常住，或要常住為他們操心。有一次大慧寺辦了一場三壇大戒後，牠們仿似菩薩般對老弱特別友善，向每個坐輪椅過路的人擺尾打招呼，若有人在附近那條河釣魚，必被牠們趕走。

有一次我見到一羣魚浮出水面，與牠們相對了五分鐘，仿似交談般，跟著在河面跳躍，濺起不少水花。牠們吃剩的食物必有其他飛禽走獸到來分享。老居士發覺牠們日漸消瘦，小心觀察，原來牠們未吃飽便把食物讓出來，於是趕緊增加食物份量。

這條狗是「爸爸」及「汪汪」生的，一直由父母撫養及訓練，繼承護寺任務。沒有好幾個人能接近牠們，一次黃昏太陽將佛寺及附近照得通紅，方丈和尚和老居士在河邊閒聊，不知何時「爸爸」到來，親切地挨傍著方丈，隔一會才低頭默默離去，遺下強烈的體臭味在方丈衣服上。老居士黯然搖頭，果然沒幾天傳來牠的死訊，「爸爸」死在牠自己早已掘好的地洞裡，「汪汪」將泥土覆在牠身上，不驚動或勞煩任何人。「汪汪」不久病起來，大眾都知道牠不會好轉，沒担心多久，牠也隨「爸爸」離去，這次沒有任何人知道牠怎樣離去，只見牠的女兒「女女」

傷心了很長時間才能恢復。大眾如常過活，沒辦法為牠們做任何事，但我知道不少人暗地裡為牠們助念，暗地裡去安慰「女女」，不斷迴向給牠們。

「爸爸」及「汪汪」的離去，正好是大慧寺被清拆後不久，彷彿完成守寺任務後便要離去。觀其一生，只有簡單的生活，簡單的任務。方丈說：「以此守護功德，必生天上，得聞佛法。」

一個小孩對著「女女」喚「狗狗！狗狗！」「女女」只管到處嗅嗦，不理他。老師父以沙啞的聲音喚「小韋陀」，但見「女女」搖擺著尾巴，向老師父走去。另一個小孩道：「老師父，你真是護法的護法，就像當時的老居士。」

老師父眯著一線的眼睛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